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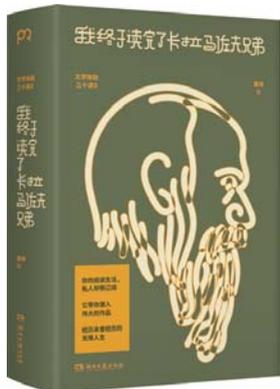
阅读如同一场游荡

□苗炜

2020年的春节，我写下《文学体验三十讲》的第一篇，是谈《纽约兄弟》的草稿，顺手贴出来，有一位读者留言说，她读完《纽约兄弟》之后正好去纽约，她去了中央公园，盯着西面那一排房子和树，用自己近视的右眼体会小说开头那种即将失明的感觉。看到这条留言，我很高兴。詹姆斯·伍德说，有些评论不是分析性的，而是一种充满激情的重新表述，评论家实际上期望的是“视野一致”“努力让你如我一般看待文本”。我的这些稿子是“聊天”，但也期望某种程度上的“视野一致”。

我写《文学体验三十讲》，有一个副标题是“陪你度过这时代的晚上”，当时就有做音频课的打算，所以写得也比较口语化。到第二本，题目变成“苗师傅文学人生课”，俗世牧师那个味儿更重了。

这几年，心理按摩有很大的市场，我在一本畅销书上看到一个比喻，说生鸡蛋摔在地上就碎了，蛋黄蛋清一起飞溅，煮熟的鸡蛋摔在地上不会碎，成熟的东西有弹性。这句话把不太成熟的心智比喻为生鸡蛋，把成熟的心智比喻为熟鸡蛋。如果我对自己的文学品位还有一点儿自信，那就是告诫自己，千万别写出这样的句子来，千万别做人生导师。这倒不是因为我的这些文章对他人的生活全无益处，而是我从根儿上认定，如果我们只关注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稳定，不对公共事务发言，也不在更广的人文精神的领域去思考，我们的情绪就



《我终于读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：文学体验三十讲3》
苗炜 著
浦睿文化 | 湖南文艺出版社

总是糟糕，心智也总是不成熟的。这第三本书，我花了很大篇幅去讨论这个问题。

2021年是陀爷两百周年诞辰纪念，我想起看了好多次都没能看下去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，我用了一年的时间读了这本书，还做了许多延伸阅读。从个人趣味上来说，我不喜欢陀爷。我想把我那种“不喜欢”说清楚。2022年是《尤利西斯》出版一百周年，我想看一遍英文版。大多数时候，我们通过译本来读外国小说，但语言的束缚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得多。这两次阅读都不容易，我把阅读中的感受记录下来，当然有分享的愿望，读书的乐趣和心得应该分享，读书的困惑也值得分享。

我还有一个自私的打算，我是怕有一天我忘了。要是我不把我读过的这些书记下来，不把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，就会有点儿茫然。在午后，打开一本书，阳光变得柔和，像撒下一层金粉，将你笼罩在其中，等回过神来，已经到了傍晚，这时你会有点儿茫然。到秋天，树叶落了，树冠上孤零零挂着几个柿子，你抬头看，发觉这一年又快过去了，你会有点儿茫然。到我这个年纪，发觉自己花了三四十年读小说，也会有点儿茫然，好像在虚构的世界里停留得太久了。阅读如同一场游荡，我想留下点儿记录。

我记得有一本很薄的小说，《彼得·卡门青》，黑塞的作品，其中有一段，主人公早上去爬山，摘了一朵花，要送给女友。我读那本小说的时候，大概十六岁，后来没再读过，情节未必记得准确了，但当时阅读的心绪激荡，似乎还能记起来。那是20世纪80年代，喜欢外国文艺，是一种风气。萨特啊加缪啊都是非常时髦的名字，我懵懵懂懂地看，知道了几个奇怪的词语——恶心，荒诞，他人即地狱。

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，总聚在一起看录像。某天晚上，我们看了《铁皮鼓》，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法兰克福有一个“德国电影博物馆”，博物馆里有很多拉洋片的机器，展厅中央有一个柜子，其中的展品是电影《铁皮鼓》的道具，奥斯卡敲的那个红白相间的铁皮鼓。我看到那张鼓的时候，感觉它在我心里敲敲打打，从未停息。

(作者为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编辑)

小人书 唤醒童年的记忆

□王淼

十几年前，我写过一篇名为“我的小人书时代”的文章，那时，胡洪侠先生尚在《深圳商报》主持“文化广场”栏目，此文便由胡先生编辑发表在《深圳商报》上，做了整整一个版面。版面做得非常漂亮，不仅配了插图，还附加了一段编者按，写得很有共情感，我于是知道，胡先生和我一样，有着浓浓的小人书情结。

我们这代人差不多都有着浓浓的小人书情结，因为我们这代人都是读着小人书长大成人的。在那个文化生活极端贫瘠的年代，小人书不仅陪伴着我们成长，是我们童蒙时期最重要的启蒙读物，同时也激发出我们的阅读兴趣，进而激发出我们对书籍的执着热爱。而我的读书与藏书的爱书人的生涯，也同样是以小人书为发端的。

在那个年代，虽然大多数人的家庭生活都不宽裕，但小人书的价格也非常便宜，一本小人书的定价大都在一毛左右，即便是超厚的砖头书也很少超过两毛钱，少吃几次冰棍就可以攒够一本小人书的钱。我的为数不多的零花钱，基本上都花在了小人书上，正是用平时积攒下的少得可怜的零花钱，我慢慢构建起我的小人书王国，这些小人书有单本，有套书，还有一些开本大小不一的彩色连环画……它们都是我的珍藏，是它们陪伴我度过了寂寞的童年岁月，并使我的童年生活充满了理想的色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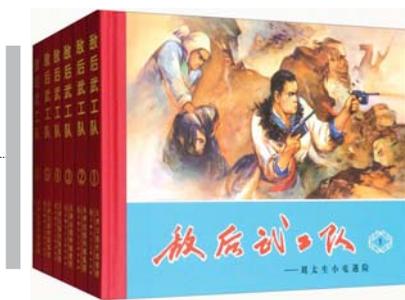
在我童年收藏过的小人书中，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几种套书，它们分别是战争题材的《敌后武工队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铁道游击队》，古典题材的《三国演义》《李自成》等。这些套书少则两三册，多则五六册甚至十几册、几十册。它们并非一次性出齐，有时需要等待两三年的时间才能配成全套，我常常买到新的一集，便焦急地等待下一集，心中的期盼有多强烈，得到时的心情就有多兴奋。而这个焦急等待的过程，亦成为我成年之后的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那时候的小人书也真是耐看，不仅题材好，画工也好。因为那时候的画家的确是将画好小人书当成一项事业认真去做的，他们不计名利，不计得失，只是为了创作精品。比如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的《敌后武工队》，乃是著名画家李天心的代表作品。李先生原本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土木工程系，却因为喜欢画小人书，毕业后毅然改行，转而从从事美术编辑工作，成为新中国第一代专业的小人书画家。

为了画好《敌后武工队》，身为浙江人的李先生曾经亲赴冀中平原体验生活，前后共计用时三个多月，与当地百姓同吃同住，所以他笔下的冀中平原朴素真实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，对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，一笔一画都独具匠心。作家蔡小容在她的《小麦的小人书》一书中感叹道，方寸大的一幅画，要费多少工夫啊，真是舍得！是呀，过去的老艺术家大都是“一根筋”，他们宁愿耗力耗时、耗尽心血，无怨无悔地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；相比而言，今天的艺术家更注重实效，极少会去做这些出力多、收获少的事情了。

随着年龄渐长，年华老去，我越来越怀念我曾经拥有过的那些小人书。我渐而在网上买回了不少我曾经拥有过的小人书：《林海雪原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青年近卫军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……我买到的《敌后武工队》第三集缺少了封底，但我不在乎，因为版本的价值对我并不重要，我之所以重新买回这些小人书，与感情有关，与收藏无关——我真正在乎的，只是它们能否唤醒我童年的记忆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，自由写作者)



不能承受的生命之“痒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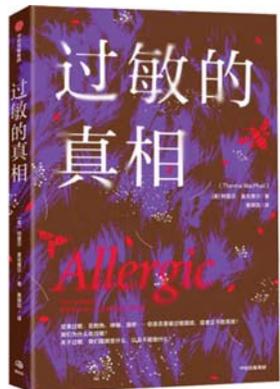
□乐倚萍

提起过敏，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很有发言权。这不奇怪。统计数据显示，约有40%的人群患有某种形式的过敏症，加之替湿疹宝宝操碎了心的父母们，难怪太多人都有切身体会。

不过，《过敏的真相》一书的作者——美国学者特蕾莎·麦克费尔提到，我们以为的“过敏”未必是真的过敏，类似过敏症状的表现也可能是敏感、不耐受或自身免疫病，区别在于被激活的生物过程或免疫机制。就连医生和研究者对过敏的定义也并不统一。过敏的检测、过敏原的类别、过敏的表现形式、过敏的治疗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说法，甚至没有随医学的进步更替迭代，相互矛盾的观点此起彼伏。这一方面是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太大，另一方面也足见治疗的困难。

“特异性”的症状千人千面，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实验结果置于不同个体身上总有反例，无法一概而论。譬如，被普遍相信的基因影响说，研究者发现了好几个特定的基因突变，认为跟过敏正相关。以FLG基因为例，它的突变会让皮肤屏障受损，过敏原更容易经由皮肤进入血液，引发湿疹或哮喘。湿疹宝宝的求医之路上经常会问及有无家族过敏史，然后被建议使用修护皮肤屏障的保湿霜，但常常收效甚微。对照书中提到的数据：仅15%-20%的特异性皮炎患者携带这种突变，而其他患者修护屏障不奏效便不足为奇了。

有些学者认为基因影响不应当是过敏研究的重点，基因与环境的相



《过敏的真相》
[美]特蕾莎·麦克费尔 著
秦琪凯 译
鸚鵡螺 | 中信出版集团

互作用要比基因重要得多。像是与花生过敏相关的MALT1基因，如果该基因携带者在3岁之后才接触花生，就会发生过敏，但若在发育早期就接触，则可预防花生过敏。在这个例子中，时间节点才是关键，让每个新生儿都接受基因检测显然不现实，执着于对该基因的研究收效不大。还有些基因具有多种作用，如IL-4基因，既与过敏相关，也与优秀的大脑记忆能力相关，“封杀”它可不是明智之举。换个视角，我们体内每个细胞都有相同的DNA，但对过敏原表现出亢奋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可见掌握主导的并非基因本身。

尽管在过敏这件事上众说纷纭，但患者拥有的选择肯定是变多了。书中以呼吸道过敏和哮喘、食物过敏、

特应性皮炎和湿疹为例，分别探讨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以降治疗方法的变化。除了限制饮食、肾上腺素等由来已久的解决方案，新型药物、笔式自动注射器、免疫疗法，听起来比放血、酒精饮料、乡下疗养靠谱多了。可惜，不存在完美的疗法，且不说药物副作用或长期依赖，甲之蜜糖也可能是乙之砒霜。更吊诡的是，无需数据告诉我们，公众也能感觉到过敏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。

作者强调，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是罪魁。气候变化会对过敏原产生影响，譬如，更高的氮含量、更多的二氧化碳、温暖的气候，让一些产生大量花粉的植物生长茂盛；农田面积扩张、干草增产，带来的草屑花粉也是过敏原。还有书中列举的一种昆虫叮咬引发的过敏，原本并不多见，由于狩猎和森林环境的变化导致白尾鹿数量增长，间接哺育了大量狐狸。倘若充斥着污染物的空气让我们无从回避，人为涂抹到皮肤上、喷洒在空气中、擦拭于器物上的人造化学品却是我们主动的选择，它们可能影响我们的皮肤屏障。更宅的生活习惯也增加了过敏风险，户外日晒产生的维生素D对防止过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……

不能承受的过敏之“痒”实在无法为外人道，高大上的新手段固然让人心存希望，不过，我们一面等待效果更好、副作用更小、更加个性化、成本更低的治疗方案，一面也应重视人与环境的互动，为我们自己，也为身边有切身体会的大多数人创造更宜居的环境。

(作者为上海海关工作人员)